

有色工人的好姐妹——严凤英

□王福元

2020年是黄梅戏一代宗师、著名表演艺术家严凤英诞辰90周年。严凤英同志生前曾多次来我们铜陵有色矿山慰问演出，给矿工和家属们送来了精彩纷呈的节目和精神大餐。我们铜陵人深深怀念这位著名的人民表演艺术家。

黄梅戏源于乡土地间，是中国五大剧种之一，有着浓厚的民间基础，而今成为中华民族艺术殿堂里一颗璀璨夺目的宝石，被誉为“中国乡村音乐”。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代宗师严凤英所做出的非凡贡献，她在只有38年的人生中，通过不懈的努力，推动黄梅戏的表演水平，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严凤英大师的一生，命运多舛，自幼酷爱黄梅调，拜严云高为师，受家庭与族规不允，被迫离家出走，跟班唱戏。由于严凤英天资加上后天的勤

奋，让她很快崭露头角，并且在当时安庆一带小有名气、大红大紫。但是，大红大紫的严凤英却在生活中屡遭磨难，背井离乡，几度飘零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严凤英经历了从旧社会到新中国，艺人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，被社会主义建设热潮氛围感染。从此，她怀着满腔的艺术热情，投入到了黄梅戏的创作与表演中。在安徽省黄梅戏剧团里，严凤英相继塑造了诸如《天仙配》中的七仙女、《女驸马》里的冯素珍、《牛郎织女》中的织女等深入人心的经典艺术形象。

1965年初冬，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巡回演出来到铜陵市，在市中心的长江大戏院。严凤英同志在《党的女儿》一剧中扮演共产党员李玉梅，连演九场，场场爆满。每天夜戏散后，严凤英同志还和剧场工作人员一起打扫卫生，她还

经常到食堂帮助炊事员摘菜、洗菜、切菜。严凤英热爱劳动，平凡做人，更受铜陵人的尊重。

当时的铜陵市委和市政府领导来到剧场，看望剧团同志们，并且传达了观众对演出的反响：一致认为戏演得很好，特别爱看严凤英同志的表演。“由于许多工人同志上三班制，看不到你们的演出。我们想挽留你们多演几天。”市领导的话，严凤英听在耳里记在心里。待他们走后，她就和团里几位领导研究决定组成小分队，利用工人班前、班后的间隙，下到工区、车间，为工人师傅演出小戏和清唱。小分队走到哪里，那里就热火朝天。人们见到严凤英，各个喜笑颜开。那几天，严凤英同志足迹所到之处，竟掀起了井下、地表作业区“超日产、创纪录”的生产竞赛热潮。

住院的同志，见到演员送戏到病

房，忘记了自己是吃药打针的人，一下减轻了许多。医生、护士饶有兴致地说：“青霉素、四环素，还比不上严凤英的黄梅(戏)素!”。话音刚落，引起在场的人哄堂大笑!

铜官山铜矿有两位工人师傅，一位姓方、一位姓李，解放前曾接受严凤英同志的救助。得知严凤英来矿山演出的消息，他俩想邀请她来家做客。严凤英同志虽然演出担子重，还十分乐意来到这两位工人师傅家。这两位师傅，事后逢人就说：“严凤英同志，看得起我们矿山工人，她永远是我们的知心朋友!”。

黄梅戏一代宗师严凤英同志1965年来铜陵演出，是她有生之年最后一次给铜陵有色职工演出，让我们永久的回忆与思念! 严凤英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里。



铜官山 金色家园 黄长春 摄

一树一树桂花香

□方孝红

铜都的秋天，是金色的。金色的稻穗，张扬着胜利的果实；金色的树叶，以一种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大地上泼墨作画；金色的菊花款款出场，身姿妖娆，是柔中带刚的“黄金甲”；金色的桂花，没有艳丽的容颜，不喧哗，却有深入骨髓的香味，让人沉醉不知归路。

在各有所爱中，一树一树的桂花最是我见尤喜。米粒大的花瓣，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，但却自成一体，规模壮观，香气袭人，牵引着你的步伐，牵绊着你的思绪，摇曳着你的心情，你不由自主地走近她，五脏六腑似乎都飘飘欲仙起来。

桂花树，外表朴实无华，可却香飘十里，闻香识花，不必费尽心思去猜谜，落落大方的桂花，有一颗透明的玻璃心，平易近人。文人墨客们为之倾倒，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”，王维是喜欢桂花的，我想只有抱有一颗清澈的心

去欣赏桂花，才更能品味桂花的悠然与不争。李商隐写下了“兔寒蟾冷桂花白，此夜嫦娥应断肠”，那桂花都冷得发白了，可见广寒宫的孤冷，月中的桂怎比人间的桂花，那缺少人间烟火气息的浸染，无论如何也弹奏不出知冷知热的心曲！李白的“安知南山桂，绿叶垂芳根”，道出了桂花是一年四季常绿植物，更有其托物咏志的含义。桂花不娇贵，走入寻常百姓家，铜都的公园里、行道旁、小区里、庭院中、田野里、农田边，清山绿水旁都能惊鸿一瞥桂花的情影。在香味萦绕之下，步履匆匆的你会放慢脚步，心情焦躁的你会获得舒缓，一蹶不振的你会振奋心情，平淡是真的你喜出望外，这是季节的恩赐——与桂花不期而遇。

在钟鸣镇龙潭肖漂亮的房子前，有一个院落，几个石凳围着一张石桌置于桂花树下，坐在这里，心情闲适。喜欢深深地嗅嗅花香，这是一缕阳光

浸润的花之魂。积攒了许久，开得满树繁华，小巧的花，印在心尖，伴着花香，封存，芬芳了整个心海。

此时节，也是要去看看铜陵的桂花王的，生长在义安区水龙村，300年树龄，铜陵市二级古树，枝繁叶茂，盛花期去迎一场桂花雨，飘飘荡荡轻拂脸庞，浓郁的花香涤荡心灵，桂花的香味是拂去尘埃后的纤尘不染，是洗尽铅华后的风华绝代，是千帆过尽后的超凡脱俗，令人神思悠远。当地的村民，外地的游客，对桂花王寄予深情，将红绸带轻轻地系于其枝干上，迎风招展，愿让花香传心思，此心向月多皎洁。风带着花香，想必会传播得更远。

桂花是朴实的，不睥睨苍生，而是款款走进千家万户，可以与茶共舞，可以与酒同歌，可以与姜同游，也可与米赴汤蹈火，桂花茶、桂花酒、桂花姜、桂花糕……由嘴入心，甜蜜的不仅仅是口舌，而是岁月。

与秋月在山中漫步

□刘 峰

山里的月亮，好比一面剔透的白银锣，又仿佛一颗大水晶。秋日的夜晚，当它悬于山顶，周围一切就开始安静了下来。洒向山里的清辉，让人沐浴其中，一点一点地洗去铅华，最后，只剩下恬静、舒缓、与安宁；一颗心，就这样被月光悄悄滤去杂质，不染纤尘。

群山静安。我独自漫步在村后的那条山道上。山道，被山风扫得很洁净；月色，仿佛与千年前一样，冷冷、清清、寂寂。经它剪出的山影、安之若素，黑白分明，立体感强。从我记事时起，群山仿佛就是这个模样，简约如同素描。

与山外比起来，这里的山夜实在太安静了。踱步时，只听见脚踩落叶“咯吱、咯吱”的声响，在静寂的夜晚回旋、飘荡、放大；而倏忽驻下脚步时，世界仿佛一下子失语了，静得让人陷入一种迷失，产生时空交错之感。一瞬间，我竟将自己当成了这里的过客。

不由自主地，我开始寻找人迹。随着山里人出外打工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山里渐渐少了人烟，深山开始回归到了一种苍凉。此次著名的还乡，仿佛有一种牵引，仿佛年少时我在这里丢失了什么，如今，我听从的心的呼唤，要将它寻回来。我想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让梦、与灵魂安妥。

在路旁的一处废弃的打谷场，我邂逅了一个草垛、一只碌碡、一架葫芦。——碌碡，卧在苍黑的垛影里，一动不动，仿佛一正在酣眠的猪；葫芦，藤爬在洒满月光的垛顶，结下几个圆圆的葫芦，青色的绒毛如银针般闪耀，多像几个捉迷藏玩累了睡着了忘记回家的小家伙呀！而月光，似纱帐，如母爱，笼罩着这一切，皎皎如当年。

这是一处适合于澄清性灵的地方！

在我数十年的生命光阴里，从这条山路，山里曾进进出出大大小小的事，山月静静地看着这一切，从不

言语。它升落在山中，像大山一样讷言，寂寂于流年。正漫思着，一枚野板栗无风自落，骨碌碌地滚在我脚边，仿佛今夜知是故人来，向朋友示好。

从口袋里掏出纸巾，我小心翼翼地将它包起来，托在掌心，在银辉里久久地端详着它憨着憨脑的模样，深深地嗅着熟悉的味道，一瞬间，很多往事忽然而上心头，令人唏嘘不已；如今的山果，更多的是被时间之杆打落，淹没于疏秋。

“空山松子落，幽人应未眠”，是古人的幽味与意趣吧？！山畔何人初见月，山月何年何人照我？也许，溯着时间之溪，拨开覆盖青苔的洞口，我们可以走进洞穴一探幽古，可是幽古之前呢？我想，是如山一样的隐秘，一样的亘古，一样的深沉。

月走，我也走；我走，月也走。与月亮一起漫行在山道上，仿佛如这般走下去，我就会回到从前；仿佛就这样走下去，我就会一去不返，仿佛一滴露珠消失在黎明。

怀念说书声

□何 竞

我的童年(60年代)是在古镇大通度过的。那时的文化生活几乎是白纸一张，除了偶尔看场县电影队下乡镇演的露天电影之外，剩下的唯一带有文化味的就是听说文(大鼓书)。说书者多为残疾艺人(失明者或肢残人员)，凭着一张嘴一架大鼓，在妻儿的扶持下，走南闯北，四海谋生。

大通人把听大鼓书叫听说文。古镇夜晚寂静，犬吠声几里之外就能听见。小镇中街(澜溪街)有个运动场，是集会、放电影、说书最佳的场所，运动场有说书的，那“咚咚”的大鼓声，方圆三五里的村子也能听得清清楚楚。所以，只要晚上有说文，大鼓一响，全镇的书迷们和临近村庄喜欢听说文的人，纷纷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说书场。

说书前，说书人总是先敲一阵大鼓吸引听书人，约摸二袋烟工夫，看着听书人正陆续地来，就先说一段有趣且逗笑的楔子，人们谓之书头或书帽。书帽说完了，说书场的人也差不多到满了，说书人就清嗓子唱起一段开场白：“哎——听书不听书，先请诸位都坐稳，安安神，定定心，听我仔细道分明，在家靠父母，在外靠朋友，卑人借贵方宝地谋生，靠的是诸位朋友们……”开场白一唱完，即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

那时我才八九岁，求知若渴，就想读书，可连书什么样子都没见过，听说文就成为我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，于是我就成了一个地道的听书迷，街坊邻居都叫我“小书迷”。说书人鼓一响，我在家就坐不住了，心像猫抓的一样，

不吃饭也得去听，为这，不知挨父母打骂多少。《封神榜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岳飞传》、《小八义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三侠五义》等大鼓书都是那时听的。

说书艺人唱一阵说一阵。唱时拖着长腔：“哎——好一个少帅赵子龙——”，声音宏亮，起伏多变，韵味实足，有板有眼，绘声绘色，叫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，情节紧张曲折。说书人很善于抓住听书人的心理，一晚上说三四个小时，每隔段时间即在书中某主人公生死攸关环节戛然而止，留着下节书再继续下去，尤其是收场时留下的悬念更使你琢磨不透。这样，听书人听上瘾，欲罢不能，就想追根究底，第二天就得早早去听。

我清楚地记得一年暑假，大通河南嘴渔业队请了个说书的，我接连听了三个晚上。谁知天有不测风云，到第四个晚上，我发起高烧。就这样，我还是吵嚷着去听书。父亲说：“你发烧，不能再去了听了。谁去听了等明天让他给你讲讲今儿说的还不行吗？再说，说书场离家有二里路，又要过河(青通河)，怎能去呢？”我哭闹着死活要去，听不进父亲劝说，结果，一直闹到大半夜才睡。

如今，除了在电视剧里偶尔看到说书的场面，现实中说书的已销声匿迹，就连古乡僻壤也鲜有说书人。说书人对作为听书迷的我从小进行了无形的真善美教育，伴着我一路度过了纯真的童年，使我受益终生。现在工作生活在城市繁华地段，常常在经历一天喧嚣之后，我又怀念起那纯如溪水的说书声，可何时何地才能听到呢？

从此，只能思念

□杨勤华

母亲在病床上坚持了整整四个半月后，终于走完了她八十七年的人生路程。

那天早晨，我在给母亲擦洗后，对母亲说：“阿妈！我去上班了。”母亲用微弱的目光同我对视了一眼，艰难地点点头，声音很低地“嗯”了一声。这是我们母子之间最后的相互对视的目光，也是母亲在这个世界上回答我的最后一声。仅仅过去了四个小时，母亲便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这些天，只要独自一人时，我就在想母亲，从母亲年轻时的样子一直到病人膏肓时的容颜，总是如电影般地在我的大脑中一个个闪过。夜深人静时，我盼着睁开眼睛时，母亲就站在我的面前，我想再和母亲说一会儿话，再好好看看母亲。我疲惫地沉沉睡去，但总盼着母亲在梦中相见……

有多少次，我耳边似乎听到年轻时的母亲，站在自家的门前屋后，呼喊着我的乳名“小杨子，快回家吃饭——”恍惚中，我还是那个儿时淘气的“小杨子”。那个时候，家里的日子过得好清苦，可是在同龄的孩子中，我算幸福的，母亲将家中最好的饭菜留给我吃，几乎没有让我穿过打过补丁的衣服。上中学时，每天一大清早，母亲就给我做鸡蛋炒饭，或是一个鸡蛋花，站在一旁看着我吃下或喝下去，才心满意足地离开。我知道，母亲是盼着自己的儿子将来学有所成好有出息，可是我辜负了母亲的希望，书读得并不好。但是，母亲没有责怪我，对我说“只要你学坏就行。”后来我去参军，我想参军的心思母亲早就知道，但让唯一的儿子去参军是要下很大决心的。在告别父母去部队时，母亲扶着楼梯哭得喘不过气来……

从部队复员后，我分配到了距家二百多公里的矿山工作，那个时候，自己很年轻，父母也未见过，每次探家时，很少同父母聊天谈心，总是同朋友们在一起聚会喝酒。每每喝醉回来，妻子生气，母亲心疼，可我却觉得无所谓不当一回事。终于有一天，我的胃和肝喝出了问题，母亲和妻子都慌了，四处为我求医问药，妻子整天为我的病担惊受怕，母亲每天都要让父亲给我打电话。母亲将我叫到身边对我说：“这个家就像一个桶，你就是桶箍，桶箍没有了，还有桶么？”母亲说着，便同妻子都哭了。我惭愧得说不出话来，发誓再也不喝酒了。此后，为了治病，母亲每天早晚给我炖中药，从春天一直到第二年的春节，我几乎吃了近一年母亲炖的中药，那300多个日子，母亲总是起早摸黑，让我心中惭愧。有时候妻子要我炖药，母亲不让，母亲对我说“妈就是要让你晓得，你妈的辛苦，这样你就不再喝酒了。”

总觉得母亲不会老，忽然间有一天发现母亲满头的头发全都白了，心中不禁一阵酸楚。还没有待我从酸楚中走出来时，一九九七年春，母亲突发脑血栓，尽管救治及时，但还是留下了左边手脚和身体不灵便的后遗症，为了恢复健康，我每天给母亲进行全身按摩，母亲挺坚强，让我做了一对哑铃，每天坚

持练习，并将弯曲的左胳膊并靠在凳子上进行拉直练习，还坚持腿部的功能性恢复练习。经过一年多顽强的锻炼，奇迹在母亲身上出现了，母亲左边身子居然恢复了知觉，左手和左脚也能运动自如了。

女儿自小到大，父母亲一直宠爱着孙女，小时候女儿的挺顽皮，也挺倔强。为了让女儿提高写作能力，在女儿上小学时，我便督促她每天记日记，可是女儿变着法子同我斗智斗勇。有一次，女儿将日记本收藏起来惹火了我，我将女儿拉进卫生间关上门要好收拾她。女儿吓得呼天抢地地大哭，妻子对我的教育方式非常恼火，知我正在气头上，没法劝我，只能在一旁干着急。母亲见我真的要打女儿，气得哭了起来，摆着卫生间的门责骂我“你小的时候，我同你爸这么对待过你……”母亲的哭声让我冷静下来，女儿躲过了“一顿揍”。

不知不觉，女儿大了，飞出了家门，父母也更显老了。尽管父母身体很硬朗，但是我越来越感觉到八十多岁的父母已是年迈的老人了，每周我都要陪父母几次，给他们买菜，陪他们聊天，帮着他们干点活。母亲总会前一天就会让父亲买我喜欢吃的菜回去做好，再炖上一吊子排骨汤，等着我去吃午饭。母亲做的饭菜，我从没有吃过腻，每每母亲见我吃得 very 香，便很开心，总要我多吃。

今年疫情期间，父母的状况还较好，我几乎每天下班后都去陪他们二老，并为他们买足够吃的菜。那段时间，母亲总为远在上海的妻子和女儿一家人担心，每天总要问一问妻子和女儿她们的情况。母亲尤其喜欢女儿才几个月的孩子，总是要我播放小宝贝的微信视频和照片给她看，从不玩手机的母亲，为了看重孙儿竟学会点开手机上的微信，反复地看自家群里的视频和照片。

四月下旬，疫情还没有结束，母亲和父亲就都因心脏不舒服住进了医院，父亲住了八天的院，母亲住了有半个多月，可是，出院没有一周时间，母亲又因突发心肌梗塞住进了医院，并做了支架手术。出院后的母亲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差，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。待母亲神志好些时，我只当母亲的病情有了好转，哪知那是母亲在人世间最后的挣扎，为的是让我们有一些安心，她用自己仅存的一点精气神来同我们做今世最后的告别！

母亲走了……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再也没有那个疼我知我的妈了。母亲就这么义无反顾地走了，带着我们五十多年的母子情深离去了，让我无数次揪心地疼，只要我闭上眼睛，母亲的形象就会在大脑中浮现，一幕幕的往事就会从四面八方涌出来，每一个往事都是一串泪珠，每一个往事都是一阵长长的心疼……

倘若真的如布萊恩·魏斯所说的人有《前世今生》，或许，母亲同我前世就是母子，那么，如有来世，我还要做母亲的儿子。